

· 口述军史 ·

主持词:提起抗美援朝战争,人们眼前便会浮现出一幅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场景。殊不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除了与敌人斗争之外,志愿军还要与寒冷的天气、疲劳及饥饿进行三重艰苦斗争。抗美援朝老战士徐伯荣当时是朝鲜长津湖地区黄草岭医院的一名军医,他在黄草岭医院工作了两年时间,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见证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的回忆从一个军医的视角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难困苦和浴血荣光,为人们立体地了解这场战争提供了鲜活资料,也使人们更深刻地体会到那场战争的残酷和志愿军的伟大,同时对于人们了解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医疗救治体系及相关情况也有所补益。

一个军医眼中的抗美援朝战争

徐伯荣 口述 袁成亮 整理

(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 苏州 215000)

摘要: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为了保证志愿军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国内地方及各大军队医院一些医务人员和医学院的学生相继被征调赴朝。1952年11月,白求恩医学院华东分院学生徐伯荣和他的同学也接到赴朝命令,这批学生兵从国内到达朝鲜西部城市新义州后与在那里集合的志愿军战士一起昼伏夜行,克服寒冷、饥饿、疲劳以及敌机轰炸等种种袭扰,10日内步行千里到达长津湖地区的黄草岭医院。在黄草岭医院,徐伯荣和队友们在缺医少药、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形下克服重重困难,救治并挽救了许多志愿军战士的生命,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而徐伯荣也在一次随师作战参谋为建立战地医疗点去前线侦察地形时负伤,被送回国内延边第14陆军医院治疗,结束了在黄草岭医院700多个日日夜夜令人难忘的时光。

关键词:抗美援朝;徐伯荣;黄草岭医院;伤员救治

中图分类号:K712;E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22)03-0118-07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in Eyes of A Military Doctor

Narration by *Xu Borong* Text by *Yuan Chengl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0)

Abstract: After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Army went to aid the DPRK, batches of medical personnel from civilian and military hospitals and students from medical schools were recruited and sent to Korea to guarantee the timely treatment of the wounded soldiers. In November 1952, Xu Borong, a student at the East China Branch of Bethune Medical College, and his schoolmates received orders to go to the DPRK. After they arrived in the western Korean city of Sinuiju, these student soldiers, together with the PVA members there, experienced cold, hunger, fatigue, and enemy bombing, and they walked thousands of miles and finally reached Huangcaoling Hospital in the Lake Changjin area within 10 days. At Huangcaoling Hospital, Xu and

作者简介:徐伯荣,1930年生,江苏宜兴人。1951年11月,徐伯荣在白求恩医学院华东分院(常州)尚未毕业即被征调赴朝,入朝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长津湖地区黄草岭医院担任军医两年,回国后曾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0医院副院长,1981年离休。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其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袁成亮,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教授。

his comrades overcame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lack of medicine and serious shortage of hands. They treated and saved many volunteer soldier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victory of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Xu was wounded when he went to the front with the staff officer to reconnoitre the terrain for a field medical station, and he was then sent back to the 14th Army Hospital in Yanbian for treatment after spending over 700 unforgettable days and nights in Huangcaoling Hospital.

Key words: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Xu Borong; Huangcaoling Hospital; treatment of the wounded

我叫徐伯荣,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1930年出生于江苏武进,祖籍江苏宜兴,著名画家徐悲鸿就是我的叔叔。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抗战爆发后在新四军某部工作,8岁那年,我父亲血洒抗日战场。父亲牺牲后,我哥哥也于1945年参军。受家庭熏陶,我打小就有一种浓厚的军人情结,像父亲和哥哥那样成为一名军人也是我的愿望,这个愿望终于在我19岁那年变成了现实。

记得那还是1949年1月的一天,苏南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来武进招兵,管文蔚是我父亲生前的老战友,每次到武进都会顺道来我家看望。

“管伯伯,我想当兵。”好久没见到管伯伯的我这次一见面,便提出参军要求。

“你想当什么兵啊?”管伯伯和蔼地问道。

“我想当侦察兵!”我毫不犹豫地说了。

“你没上过战场,当侦察兵可不行!”管伯伯笑道。

“那你说我能当什么兵呢?”听到不能当侦察兵,我这下可急了。

管伯伯沉思片刻,说道:“这样吧,我看你还是去军医学校学医比较好。”

“好的!只要能当兵,做什么都可以!”听了管伯伯的话,我当时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就这样,在管伯伯的介绍下,我成为白求恩医学院华东分院(常州)的一名学员,主修外科,那年我19岁。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前方医务人员紧缺,国内各大军队医院医务人员及医学院的学生相继被征调奔赴朝鲜战场,在这种情形下,我和同学们也处于随时待命状态。大家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最新进展,“什么时候轮到我們上前线呢?”也成为同学们学习之余谈得最多的话题。

在紧张的学习与企盼中,1951年11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冬的一天,还没毕业的我和同学们终于接到了即刻前往朝鲜战场的命令。没有太多的准备时间,我和同学们就乘绿皮火车从常州一路颠簸到达鸭绿江畔的吉林安东(今丹东)。当时在安东集结了像我们这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军约有上千人。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到了安东后,我和同学们又马不停蹄地登上了开往朝鲜西部城市新义州的铁皮车。当时,为防止志愿军过江,敌机三番五次对鸭绿江大桥进行轰炸,大桥炸了又修,修了又炸。在敌机轰鸣声中,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气息。与安东隔江相望的新义州原本是朝鲜一个比较繁华的城市,人口约30万,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机的频繁轰炸,民居、工厂、学校、医院、托儿所、车站、码头都遭到严重毁坏,残垣断壁,废墟一片,很多老百姓也都到深山里去避难了。当我们到达朝鲜新义州时已是晚上11点钟的光景了,夜间的气温也降到零下40多度。但前来接应的人却迟迟未到,冻得瑟瑟发抖的我和队友们只得背起背包在火车站当场跳起了舞。跳着跳着,我虽然感到身子暖和了些,但背部却是阵阵发麻,越来越不舒服。仔细一查,原来问题是出在了那件皮大衣上。早在到达鸭绿江边时,部队给每人发一件皮大衣,但这皮大衣只有皮没有面子,御寒的功能自然也就大打折扣。更要命的是我领的这件大衣背后没缝好,不知何时裂开了一个口子,背部肌肉都被冻僵了。好在等了40分钟后接应的人到了,一路劳顿的我们稍稍洗漱一番后便更衣就寝了。

一、千里奔赴黄草岭

根据上级部署,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朝鲜东海岸的黄草岭医院,这也是距前线较近的一所

后方医院。从新义州到黄草岭有千余里,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此行千余人必须在10日之内靠两条腿走到目的地,而且,为了躲避美国飞机轰炸,行军都是在夜里进行,每晚只能行百里,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了。

说起朝鲜战争,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战场如何如何残酷。其实,志愿军部队面临的问题不仅来自于战场,也来自于寒冷的天气、极度的疲劳与饥饿,我和队友们称之为4只“拦路虎”。其实,“与敌人斗,与天气斗,与疲劳斗,与饥饿斗!”也是志愿军战士们生活常态的写照。

初到朝鲜,首先感受到的便是寒冷天气的残酷。大家在国内那种生活方式在这里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行军渴了想喝水时,发现军用水壶的水早已变成了冰块,怎么倒也倒不出,我们只得靠吃路边的冻雪来解渴。有了这次经历,军用水壶在我们眼中自然也就成了摆设。最后,还是负责生活的司务长想出一个办法:先将毛巾浸入冷却的白开水,待其冻成冰块后再取出挂在身上,渴了就在毛巾上扯下一小块含在嘴里,战士们戏称“吃冰棒”。寒冷的天气将毛巾变成冰条,同时也将战士们变成了“圣诞老人”。第一次夜行军时,我与队友们在茫茫黑夜中走过一村又一村,或许是大家都累了,走到后半夜时原本喧闹的队伍也渐渐沉寂下来,除了脚踏积雪发出的声响外,再也听不见其它声响。待天放亮时,队友们互相瞅了瞅,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原来,经历一夜的行军,大家的眉毛和胡子都凝成了晶莹透亮、白花花的冰块,就像童话里的老爷爷。

提起行军,人们脑海里常常是雄纠纠、气昂昂的。其实,在朝鲜战场上的行军可不是这么充满“英雄气”。如果说第一晚夜行军部队还能保持平时的姿势的话,那么到了第二晚夜行军,原本整齐的队伍就东倒西歪的。说来这一切都是长途行军惹的祸。我和同学们都是军校里出来的,在学校里读书,平时行军并不多,细皮嫩肉的,经历一夜行军,个个脚上都磨起了水泡,疼得钻心。每个人平时走路习惯不一样,水泡的位置自然也不一样,有的在脚左边,有的在脚右边,有的在前脚掌,有的在后脚掌。走起路来自然也就有左倾的,有右斜的,还有横着走的,用“千姿百态”“横行霸道”来形容这支队伍一点也不夸张。

在当今,偶然走远路,脚起个泡并不是太大的事。但在朝鲜战场上,这个寻常小事便成了我和队友们的大麻烦。行军脚起泡,开始觉得还有些疼,走着走着就感觉不到疼了,新泡破成茧,老茧又起泡,最后新茧老茧层层叠叠,待休息想洗脚时,不曾想袜子怎么也脱不下来。原来,行军时脚上泡破后流出的水与袜子紧紧地冻在一起,袜子的厚度也因此翻了至少4倍,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冰靴”。更要命的是袜子与肉连成一体,怎么脱也脱不掉。无奈之下,我和队队员只得将脚连同袜子一起浸在热水中,就这样泡了两个多小时才将袜子脱下来,热水变成了血水,臭气熏天,整个帐篷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但疲惫至极的战友哪里还管得了这些,有的袜子还没脱下,就已呼呼大睡了。

与极端的寒冷天气、脚起泡相比,我和队友们在行军中面临最大的敌人就是疲劳了。这种疲劳没有经历过朝鲜战争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有时因为疲劳还差点搭上了性命。

行军是个力气活,年轻人觉多,上半夜还好,下半夜就抵挡不住瞌睡虫的侵扰,纷纷打起了瞌睡。其实,行军打瞌睡也是个技术活,经过数夜的摸索,我们也摸出了行军打瞌睡时掌握平衡的办法。尽管如此,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难免也会有遇到危险的时候。一次,睡意朦胧之中,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咕隆”的声响,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女队员跌进了一米多的深沟里。“小陆!小陆!”我连忙叫道。其它队友闻声后赶来与我一道好不容易将她拉了上来。那沟足有一米多深,小陆跌下去时头部受伤,缝了十几针。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受了那么大的伤,被我们拉上来时竟然还没睡醒,可想而知,那种疲劳程度有多大!还有一次我还收到一个因疲劳行军而眼部受伤的病员。原来两个战士行军时一个带镐一个带锹,走在后面的这个战士打瞌睡时一个翘起眼睛便撞到了前面战士的锹上了。

一天、两天、三天……随着行军天数的增加,我和队友们的疲劳程度也越来越严重。而在疲劳行军途中最危险的时候,也往往是敌机来轰炸之时。行至第四天时,当我和队友们像往常一样在冰

天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时,突然响起了隐蔽的号角,战士们纷纷躲进战壕。原本漆黑的天空顿时被此起彼伏的照明弹打得如同白昼,照明弹发出耀眼的光芒刺得人眼睛也睁不开。这次敌机轰炸大约持续了十五六分钟。敌机飞走后,当集结号响起时,却没见几个人报到。“莫不是在刚才的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指挥员大惊失色,赶忙奔进坑道战壕,当听到从地上传来的阵阵呼噜声时,他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原来战士们由于太过疲劳以致集结号都没能将他们唤醒。令人感到难过的是,在这次轰炸中有两个战友牺牲,3个战友受伤。

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医护人员除了与寒冷天气斗、与疲劳斗、与敌机轰炸斗外,还得与饥饿斗,而且这种斗争从第一天夜行军就开始了。我和队友们进朝鲜时,部队给我们每人发一斤饼干。我们年轻的小伙子,食量大,不到一天,便将这一斤饼干一扫而光。原本以为后面还会再发,没想到部队发的这一斤饼干是两天粮食。晚上行军又冷又饿,实在扛不住了,只得靠吃路边的积雪充饥。人在疲劳、饥饿的时候心情也特别容易烦躁。为了缓解烦躁的情绪,我们不由自主地将手指放进嘴里吸吮起来,心情似乎也好些。真可谓“古有望梅止渴,今有吮指解饥”,这种事情,若非上过朝鲜战场,谁能体会到呢?

“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大概算是战争年代里最富有人性的一句话了。经历过朝鲜战争的人对此自然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朝鲜战场上,女性由于生理等特殊原因所承受的特殊痛苦也是常人难以体会的。有一次,我发现跟在后面的一个女兵行军时又开双腿缓缓而行,原来是这个女队员来了例假,经血在寒冷天气下冻成了冰块,走路时也不得不叉开双腿以减轻冰块摩擦皮肤时产生的痛苦,我见状连忙将这位队友的包拿过来背在自己的肩上。在经历了10天的夜行军后,有些女战士的乳头都被冻坏了,到了目的地后,为了防止感染不得不到医院将整个乳房切除。这些女战士都是如花的年龄,正是爱美的时候,这对她们来说可以想象该是多么的痛苦啊!每每想起此事,我心里也是伤感万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经过10天的夜行军,我和同学们步行千里从朝鲜西海岸新义州抵达此行的目的地东海岸,也是抗美援朝重要战场医疗点——黄草岭医院。

二、黄草岭医院的七百余日夜

黄草岭位于长白山脉南麓的长津湖地区,主峰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是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黄草岭峡谷只有一条铁路和一条三级公路通长津湖西到江界,公路两侧是密林掩盖的崇山峻岭,下面则是万丈深渊。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后的第一场战役便是在黄草岭打响的。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第42军第124师在2000名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下与掌握着制空权,拥有大量坦克、大炮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鏖战13个昼夜,歼敌2700余人,其中美国号称王牌军的陆战第1师伤亡2000多人,损失坦克、装甲车百余辆,各种火炮80多门,被击落、击伤飞机多架,我军首战告捷,有力地保障了西线主力作战。关于这场战役,侵朝美军第二任司令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这支中国精锐(第42军)……他们不知何时到达,在(朝鲜)东部高原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中埋伏下来,使联合国军在十分艰难中作战,遭到了损失。”

由于黄草岭属长津湖地区军事战略要地,敌我双方对黄草岭的争夺始终未曾停息,这也使得黄草岭医院成为朝鲜战场上较为繁忙的医院之一。在黄草岭医院两年多的日日夜夜,我们无时无刻不为前方将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所感动。时间长了,我们从收治的伤员多少及受伤严重程度就能判断出战役激烈程度,并且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救治每一个伤员,常常工作到深夜,其辛苦程度自然也是不言而喻了,而当时医疗物资紧缺无疑也大大增加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

在抗美援朝中,尽管国内发动一切力量来保障朝鲜前线志愿军的供给,但由于敌人对志愿军补给线和仓库的狂轰滥炸,导致我们的补给遭受重大损失。当时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70%左右能到达前线,百分之三四十都是在运输过程中被炸毁的。其中受损最为严重的一次是三登库区被炸,当时两百架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大量燃烧弹,一列拉物资的火车因没有及时隐蔽致使84节火车皮

物资被烧毁,其中包括生熟粮食 287 万斤,豆油 33 万斤,单衣和衬衣 40.8 万套,胶鞋 29 万双,以及包括医疗用品在内的大量其它物资。

面对医疗物资匮乏,我们总是集思广益,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缺少绷带,就从当地买来白布撕成条状来替代,或将用过的纱布进行清洗消毒继续使用。缺少药品,就对伤员采取局部给药的方法来缓解。缺少器材,我们因陋就简地制作一些简易器材来取代。当时为了解决医疗物资短缺问题,国内也是尽了最大努力。周恩来总理对朝鲜战场上的医疗物资供应问题也非常重视,除了要求各省紧急调配医疗器材供应救治志愿军的医院外,还特别指示:给志愿军的军服一定要用新的、最优质的棉花!因为新的优质棉花不但蓬松、保暖,更重要的是干净,战场上战士们一旦负伤了,即可立即撕破棉衣掏出里面的棉花来止血。事实证明,周总理这个指示在前线战场上对挽救伤员的生命起了重要作用。党中央对志愿军关怀和全国人民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力支持也是我们取得这场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强后盾。

在朝鲜战场,国内的支前运动和前线战士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时刻鼓舞着我们,成为了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作为战地医生,我们在医院对伤员的救治也是与时间赛跑,竭尽全力地救治更多的伤员,挽救更多的生命。在战地医院,因炸伤、枪伤、冻伤造成一部分伤员截肢也是很常见的。由于前线医疗条件有限,救治任务以保住性命为先。许多志愿军伤员被送来时肢体发紫或发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截肢,否则就出现感染、腐烂导致败血症,危及生命。经常是一夜手术做完,手术室外就堆积了许多被截下的断臂残肢。在诸多受伤情形中,枪伤处理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当战士受了枪伤之后,一般情形下,医生要尽快地顺着入口来寻找子弹在体内的轨迹,并将其从体内取出。但这个寻找过程也是很费力的,因为子弹的出口位置很多时候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曾看到有个报道,说是有位军医在救治一名战士胳膊伤时,发现子弹竟然顺着皮下组织一直打到了手掌上。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患“夜盲症”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所谓“夜盲症”是指在光线昏暗环境下或夜晚视物不清或完全看不见东西,这与志愿军战士饮食营养严重不良有很大关系。抗美援朝战争之初,志愿军吃得最多的要数炒面了。炒面作为最简单、最原始的“军用食品”,易于运输、储存和食用,具有不用生火可免被敌机发现等优点,但也存在一个很大问题,那就是营养不足。炒面主要是将小麦、大豆、玉米或高粱经炒熟、磨碎,混合后再加少量食盐制成。长期吃这种营养不足的单一食品会导致人体缺乏维生素 A,从而患上“夜盲症”。当时毛泽东主席对志愿军战士因营养不足患上“夜盲症”也很是关心,还对志愿军副司令兼后勤司令洪学智说:“应该给战士增加营养,给战士们每天吃一个鸡蛋。”当时我们医生对这种“夜盲症”也是束手无策,后来还是从朝鲜老百姓那里找到治疗“夜盲症”的办法,那就是煮松针汤喝,具体办法就是把马尾松的针叶放在大锅里煮一个多小时,然后把针叶捞出,让“夜盲症”患者喝那锅里的水,一般连喝 6 至 7 天,视力就能恢复了。其实这个办法也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过去的,想不到在朝鲜战场上派上了大用场,而且朝鲜满山遍野都是马尾松,不愁没原料。为了保证战士营养,我军后勤部门后来又研制出用机械压缩成块状的富有营养的压缩干粮,原料有熟面粉、熟豆粉、花生米、蛋黄粉、干枣粉、胡萝卜粉、砂糖、精盐和植物油等,这种压缩干粮从 1951 年下半年开始供应到朝鲜战场,到 1952 年下半年就基本代替了炒面。有了这种压缩干粮以及从国内运来的新鲜蔬菜、动物肝脏和罐头等营养食品,再加上掌握了治疗方法,“夜盲症”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除了“夜盲症”之外,在朝鲜前线战场上,志愿军耳朵鼓膜伤也是较为普遍的。由于战场上隆隆响起的炮声不断冲撞着战士们耳朵中的鼓膜,很多战士听力受到了永久性损伤,这也是我们无法医治并且感到格外遗憾的,现在志愿军老兵大多听力不好也就是这个原因。

在黄草岭医院的两年多时间里,前线战场经历过几次较大的战役,每次战役从战场运到我们这儿的伤员少则 100,多则 500 有余。这些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随即被平均分配到各医疗队,有次我一下子就接到了 7 位伤员,这也是我接到伤员最多的一次。我根据这 7 位伤员伤情的轻重程度依次

进行救治。其中最重的一位伤员手臂被炸飞、颅骨被炸开,抬来时已是昏迷状态。我见状急忙为他止血、包扎。由于医院人手少,医生除了做手术外,像打针服药这些平时由护士做的事也由我们这些医生一手承担了,那种辛苦用语言是难以形容的。7位伤员——看下来,一直忙到深夜12点才结束。此时,早已疲惫不堪的我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位重伤员,匆匆吃了几口饭后,便守着他睡下了。早上5点时分,听到起床号响起,我立即爬起身来拍拍身边的这位伤员,发现他身体早已僵硬,原来这位重伤员在夜间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人世。一个生命在自己身旁就这样消失了,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此时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位为国捐躯的伤员姓名籍贯等身份信息进行登记以便日后能找到他的家人。要知道这些伤员不仅是为祖国而战,为正义而战,也是为了我们后方医务人员而战,是他们在前线的英勇斗争,才保证了我们后方人员的安全啊!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有许多战士伤重不治,牺牲时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信息,因而无法找到他们的家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军无名烈士,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常言道“战友情深”,其实,战友之间那种深厚感情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在朝鲜战场的日日夜夜,我不知有多少次见到或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为了炸毁敌人的碉堡,第一个冲上去的战友中弹倒下了,后面战友立即冲上前去抢救,第二位战友倒下了,第三位战友又立即冲上前去,第三位战友倒下了,第四位战友又冲了上去……明明知道这一去很可能回不来,但他们却毅然决然地冲了上去。他们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救回自己的战友。在朝鲜战场上,战士们有了钱或有好吃的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战友。当时,我和战友们每月可领一元朝鲜币工资,这一元朝鲜币可买8斤苹果、5斤花生。当时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但谁也没想到将这一元朝鲜币节省下来留给家人。我们领到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食品给这些当你在战场受伤了会拼了性命来救你的战友吃。战争是残酷的,但战友们这种深厚的情谊无时无刻不温暖着我们的青春之心,在残酷的朝鲜战场上,这种友谊之花、生命之花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尽情绽放,它也是我和战友们晚年生活中一抹温馨的回忆。

三、战地勘察选址受伤归国

在朝鲜战场上,为了使前线伤员得到及时治疗,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每个主战场与后方医院之间都建立了一条伤员运输线,每个主战场的附近都会设立一些战地医疗点。前线下来的伤员集中在这里经过简单止血包扎,对骨折的肢体还要进行夹板固定或急救手术,然后再输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治疗。作为一个对伤病员救治的系统医疗工程,这种阶梯式治疗模式不仅可以挽救重伤者的生命,还能保障轻伤者得到及时治疗并重返战场。在这条伤员医疗线上,处于首端的战地医疗点是最为危险的。由于离前线非常近,遭到美军飞机轰炸的频次很高,而且,医疗点的医护人员还要随时到战场寻找需要救治的伤员。

作为救治伤员的第一站,战地医疗点的选址很有讲究,既要隐蔽,又要便于运输,战地医疗点大多都设在坑道或天然山洞中,可以说是离前方最近的伤员避风港。为了选个合适的地址,后方医院也会派出医疗人员随侦察员一道前去察看地形。1953年9月的一天,我就接到随师作战参谋一道去前线侦察地形的任务。不曾想,我们刚到前线就被敌人发现,先是子弹,随后就是炮弹如雨点般飞来,我和战士们在侦察参谋带领下迅速地隐蔽起来。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只听得侦察参谋对着步话机大声喊道“我们已被袭击!我们已被袭击!”不到3分钟,我方的炮弹便在我们前面炸开了。在朝鲜战场上,步炮兵配合比较好,我们的炮兵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只要步兵一呼叫,就可及时以炮火轰击敌人冲锋部队。当时,我方用的是苏制喀秋莎炮弹,这是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研制并用一个名叫喀秋莎的姑娘命名的连发炮弹,可打一万平尺,有人戏称它是原子弹前身。刚开始,我们对这种又笨又大的炮并不看好。但一旦投入战场,大家便领略到了它的强大威力。相较于其他的火炮,这种装载于卡车上的多管火箭炮能迅速地将大量的炸药倾泻于目标地,并在遭到敌炮火反攻前迅速离

开。我方战士就是在这种炮弹掩护下坚守阵地、消灭敌人的。在我方炮火的掩护下,我和侦察参谋一起又继续前行了。看到侦察参谋那镇定自若的神情,我心里也踏实了许多。尽管如此,这次我还是经历了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当时,我正与侦察参谋就战地医疗点选址事宜进行研究,一发炮弹突然在身边炸响,我只觉得脖子一热,鲜血顿时流了出来,同行的队员赶忙给我包扎。当时我并不觉得疼,但走着走着,伤口越来越疼,脚步也变得越来越沉重,我多想找到地方坐下来歇歇脚,但作为医生,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坐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无奈之下,我只得忍着疼痛继续前行,实在受不了,就在原地站一会儿。就这样,我带着伤痛走走停停,走了十几里才走到一个医疗点。由于医疗点条件有限,没能实施手术取出弹片,经过简单包扎后,我被组织上送回国内治疗。

当时国内对志愿军伤病员也有一条龙式的救治服务保障体系。抗美援朝战争伊始,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东北行政区被中央确定为总后方基地,除了建立相关的援朝医疗后方基地外,还组建了专门运送志愿军伤兵回国治疗的卫生列车,并在车上配备卫生队员负责伤员的救治工作。为了防止被敌机发现,卫生列车外部车皮上也被用黄土加水搅拌成的稀泥涂抹起来,可谓是“全副伪装”了。卫生列车一般有8节车厢,不定期地从前线运载伤病员回国治疗,一趟卫生列车的行程往往需要几个昼夜。为防止美机轰炸,白天不能开,只能晚上开。而且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晚上开车时车上电灯也须全部关掉,只是在列车两头挂着马灯供照明使用。当时中央在东北靠近朝鲜的安东、通化设立了两个伤病员分配处,伤员在这里按伤情进行分类与初步处理,然后再统一用卫生列车分送到“长大线”等铁路沿线城市中指定的93家后方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据统计,这93家后方医院总计有近10万张床位,从前线运回的伤员在这里均能得到较好的治疗。我被送到的是东北军区延边第14陆军医院,这也是离朝鲜战场比较近的一家大医院,受了轻伤的指战员大多都被送到这里治疗,为的是伤好了便于重上战场。因此,在这里疗伤的伤病员痊愈了重上战场再受伤也是常有的事。后来由于国内大量新兵开赴朝鲜战场,康复后的伤员也就不再重返前线了。我在延边医院经过治疗虽然痊愈,但由于耽误了最佳手术时间,那颗弹片最终没能取出,至今还留在了我的脖子上,这也算是抗美援朝战争留给我的一个纪念吧。在后方医院,我兼伤员与医生于一身。作为一名伤员,我的任务是养伤。同时身为一名受了轻伤的医生,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伤员治疗伤病,用一句话说就是:轻伤不下火线。

在延边医院工作了两年之后,1955年我随部队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后,作为一名军医,我先后辗转于黑龙江军垦农场、宁夏银川张亮广湖农场。1964年,我来到苏州解放军第100医院担任副院长,1981年离休。2019年,我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虽然在朝鲜战场上只有两年多时间,但这场战争已深深地融进了我的血液之中,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人生篇章。为了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晚年的我也常到学校、医院等许多单位向大家讲述我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我打小就喜爱书法与写诗,曾受教于著名书法家程可达教授,用手中的笔来热情地讴歌人民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辉煌历史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写的诗《抗美援朝有我名》也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真实写照:

美国总统杜鲁门,挂着联合国虚名,高举原子弹吓人,那是美帝之本能。发动侵朝战争,妄想领蒋回家门。中华儿女不答应,抗美援朝责在身。扛起枪杆出家门,一股作气壮志诚。鸭绿江畔过国境,枪口直对侵略军。千里战场足下行,群敌挡前枪炮顶。日本鬼子是前鉴,劝帝牢记不要忘。飞机炮声顺耳进,喊杀不停如歌声。冲啊一声奔向前,敌人倒下我得胜。敌人血肉溅满身,死敌堆里我宿营。饥饿寒冷尽常事,缺衣无水亦战胜。不可战胜中朝人,板门店上谈和平。赖在韩国不返程,也是美帝老毛病。歌声嘹亮上甘岭,顺川江东黄草岭。三八线上留脚印,我的大名志愿军!

(责任编辑:尹正达)